

林建同著

徐福史蹟考察記

香港徐福會叢書之一



先宜景石

年



S9003188



33. 07

1
台

S

0013594

K233.07
901

秦徐福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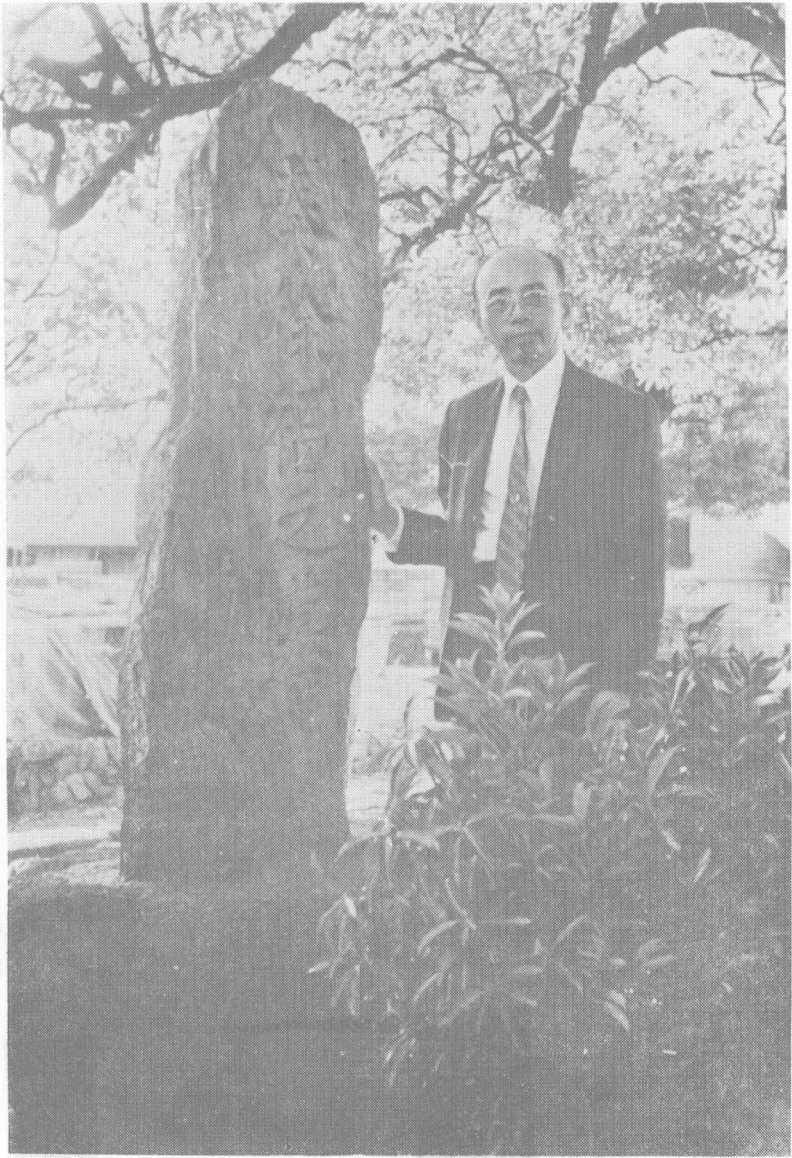


羅冠樵作



S9003188

秦徐福像



影 留 前 墓 福 徐 在 者 作

徐福史蹟考察記

林建同

本會理事長林建同理事席正林與香港大學語文講師陳効贊、日本新宮徐福會長仲田玄、於一九七七年八月由新宮至橿原、福岡、佐賀、高千穗峯等處考察，本文是林氏實地報告。

——編者——

筆者故友衛挺生教授，今年五月病逝於美國洛杉磯，享年八十有八，他生平的名著「神武開國新考」，是他以畢生精力研究徐福史事的巨構，他說神武天皇就是徐福，戰後曾在東京朝日新聞刊出兩天即被日人反對停刊，覺得可惜，真理是一件事，反對是另一回事，筆者對此事因此感到興趣。徐福是一個遠航冒險家，率領三千童男童女，百工五穀入海的建國者。據史記：

「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穀、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

明明是說他入海建國，為何後人把他說成神仙故事。入海求仙，不過是他的幌子，是當時不得不如此說法。入海建國，不是一回簡單的事，在秦皇苛政之下，不能不藉神仙的掩護，以達到他的理想目的。

研究歷史真相數渡扶桑考察

爲了研究歷史的真相，我（筆者）在一九七三年夏因參加OISC A國際產業文化協會第七屆大會後，由東京至名古屋，由名古屋坐特別快車到新宮，找到了徐福墓，拍

了許多影片，又拓了墓碑和僧絕海詩與明太祖和詩回來，在報上刊登，引起一般人對徐福的歷史從新起了一個新的認識。但是還半信還疑，信的中國史記的確有記載，疑的是爲什麼徐福去後沒有記載？日本歷史又爲何沒有記載？爲了上述問題，香港徐氏宗親會與維多利亞聯青社等團體，曾請我演講「日本與徐福的史跡。」一九七四年香港工商文教界首次組團前赴新宮市訪問，一行五十二人，到了新宮得市長谷泰雄及各界熱烈歡迎。其後每年新宮市均有函邀請，香港都有組團前往參加徐福祭典，至今年夏已是第四年了。

衛挺生教授去年收到我編的「徐福與日本」一書，給我來函大意說你研究徐福，居然得到日本人歡迎，使我感到羨慕與佩服。我在覆書中表示我們彼此之意見相同，不同者是運用國民外交手段不同，所以日本人也同情，去年已得到東京倉田三郎教授同情，認爲日本開國史非重寫不可。此乃初步做到一點效果。

爲了徐福史跡問題，我每年到新宮一次，熊野波多須浦是徐福登陸處，太地町是捕鯨魚中心，據傳說是徐福傳

來捕鯨術，當年徐福子孫都住在此處，熊野昔日有徐福祠，但現已無存，只有在速玉神社國寶館中存有古畫一幅，那智也有徐福廟，那智大瀑亦與徐福史跡有關，見鳥羽天皇御製詠冬日詣那智詩。上述地方都到過了，如果說神武天皇即是徐福，這樣一來必須把神武東征的故事和所經的路綫，加以研究不可。

走在神武東征的路綫上

以前研究徐福的人，只限於在史籍上和文字的推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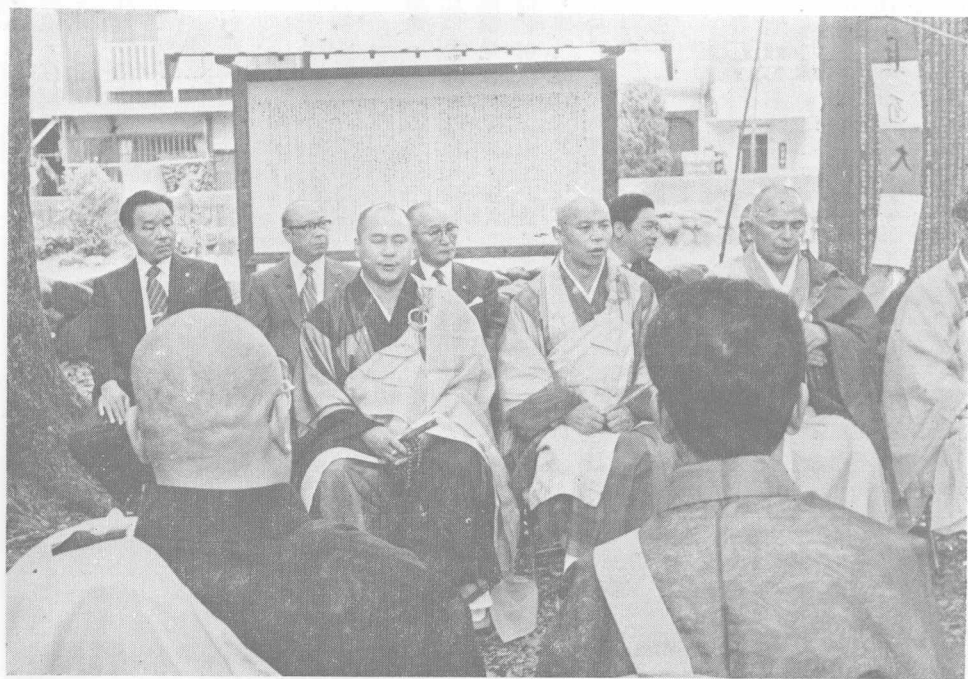
傳徐福化身之速玉大神像

清代黃遵憲著日本國志四十卷也只在文字上說「尙疑世系出神仙」衛挺生亦只理論推斷，根本連新宮還沒到過，民國十七年神戶華僑學校校長吳功補到過徐福墓，亦只憑吊而已。沒有作過深入的研究。我決意在徐福渡日與神武東征的路綫上作一實地考察研究，今年（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九日我和席正林先生，與香港大學語文講師陳劭贊先生乘日航機飛大阪，即日乘快車赴新宮，晚上十時到達目的地，新宮徐福會會長仲田玄，和新宮市觀光協會會長山城功資等早已在車站歡迎，翌晨拜會新宮市市長瀬古潔及議會，下午參加徐福祭典，入夜在新宮川欣賞徐福祭新宮火花（烟花）大會，時間歷二小時半，耗資約二十萬港元，均為當地工商社團及地方團體所捐出，天空光芒萬丈，火花發射蔚為奇觀，並大放水燈。

速玉神社與神倉山

速玉神社是新宮最大的神社，建築壯麗，正殿速玉宮，上三殿與八社殿並列。參拜的人很多，以前歷代天皇也來參拜，據和歌山縣聖蹟記載，歷代幸臨的次數如下：

宇多天皇	一度
花山天皇	一度
白河天皇	十二度
鳥羽天皇	廿三度
崇德天皇	一度
後白河天皇	卅三度



徐福祭典之高僧作法

後鳥羽天皇

廿九度

後嵯峨天皇

二度

龜山天皇

一度

速玉神社的主神是速玉大神，有木神像一尊高三尺三寸四分，據說是平安時代初期（約九世紀）造的，日本人稱之為伊奘諾尊，（男神）另一座叫做須美神像（女神）據言是創造日本的神，神像作拱手狀，戴寶冠，唐草花紋，漢服，長鬚，慈神中露威嚴態度。如果依日本人說法，伊奘諾尊當然是原始之神，應如中國之磐古氏，但如何著唐服寶冠，到底是何神？新宮徐福會長仲田玄便一口咬定說：「這是徐福像」。於理推之，可當然也。

神倉山，據說是神武天皇登臨之地，亦稱天磐盾（天磐船）神武東征使用天磐船，亦即樓船。日本在二千三百年前，是漁獵生活時代即新石器時代，那裏有樓船，這樓船當然是外來的。神倉山有五百卅八級石，我們一口氣登上，登臨遠眺，熊野新宮山川形勢，一覽無遺，每年二月六日之夜舉行燈火祭（火燄節）有數百男子以白布纏頭，腰束草繩，手舉火把，攀登神倉山，漫山遍野，有如火海。

速玉神社每年十月十六日舉行新宮川神幸船祭，男子赤裸上身，穿白褲，每船十人

，八人划槳，一人穿黑衣司舵，一人司號令競渡，有如我國端午節競渡扒龍船。燈火祭與御船祭兩者看來與神武東征有關，當年在「此地」登陸作戰，登山涉水，又豈當年徐福之訓練童男女之遺風耶？

速玉神社中之神寶館，藏有國寶九百六十七件古物，從繩文時代的土器破片，以至古陶瓷，又享保六年（一七二二）征夷大將軍源吉宗呈獻的絲捲太刀，室町時代（我國明初）的彩繪繪扇蒔繪箱等物。

日本人指熊野是靈地，是神武東征的根據地，由此直到橿原建國，神武與徐福同在此地登陸，但在傳說中指神武是磐余彥尊，徐福是常世之神，顯然是故意把一分爲二之推旺辦法。伊奘諾尊是否是徐福到底是可疑，何以歷代天皇到此參拜，而不到其他處參拜。只有天皇內府知之。

日本開國根據地橿原

橿原現在屬奈良縣地，神武天皇東征至此登基，稱磐余彥尊，後來改諡神武天皇。此地即日本開國之根據地，古稱耶馬台國，又稱大和。史記「徐市（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那就是了，橿原之北有琵琶湖，東有近淡海，西紀州，橿原附近爲一大平原，一般人只知日本之古都是京都，實在日本之古都是橿原，橿原是古墳時代與飛鳥



日本開國根據地之橿原神宮

神武天皇御陵



陵 御 皇 天 武 神 山 傍 畝

時代之京都，一如我國之長安。

神武天皇陵在橿原畝傍山，由橿原車站約十五分鐘汽車可抵達，我們在陵道門口拍了照，便由陵道步行而入，道面鋪以碎石子，寬逾丈約行五百碼至墓前，與鳥居（牌坊）矗立，墓前有廣場可容千人。後山林木茂密，松杉居多，余等盤桓久之，此中為神武耶？為徐福耶？二千三百年來無人知之。

橿原附近古跡甚多，皆古墳時代與飛鳥時代之遺迹，神武天皇陵以外有綏靖天皇陵，懿德天皇陵，孝元天皇陵，天武天皇陵，欽明天皇陵，此外又有大和歷史館，考古博物館，橿原神宮等，又有高松古墳，其中有彩繪壁畫，畫中人物皆如我國隋代服裝，可為美術史之考證也。附近市肆有專門仿製出土之古墳土偶，土器，一如我國之秦漢遺物，亦有繩文時代與彌生時代之土器，惜我等行色匆匆，未及細看。若有數月時間，得以在此細心研究，則對徐福之史料，必有更新發現也。

日本史籍中的應神天皇時代

此外尚有意外之發現，據日本史籍所載，公元三世紀之應神天皇時代，我國在韓遣民弓月君（一稱融通王）於公元二七四年率領二十餘縣人民赴日，至雄略天皇時代（約當我國之南北朝）其人口已超過一萬八千六

百七十人。

弓月君自稱爲秦始皇之十三世孫，故日本人稱之爲秦人。另一批漢人於應神天皇二十年（公元二八四年）阿知使主自謂漢吳帝之三世孫（一稱阿智王）及其子都賀王，母弟與德及劉國鼎，劉濤子、劉鶴明、劉子信等男子二千〇四十人，離漢逃日，定居於大和高市郡檜前村，賜東漢使主，應神天皇卅七年阿知王奉命出使中國，並攜織女赴日，中國之綾織即由此傳入日本。今日之高市郡檜前村尚在檜隈村附近均爲昔日歸化日本之中國人居住（據原田芳則統計，現有人數八百五十萬人），但大都已改日本姓，如檜前、檜原、山口、內藏、大藏、櫻井、平田、池邊、井上、原田等姓。（日本姓氏有根據其住地，或職業因以爲姓，如檜前、平田、池邊皆爲住地，內藏、大藏皆爲職業）。如果明年我們組織一個劉氏宗親訪問團到奈良檜前村去，那太有意義了，聞該地尙有美阿志神社，福岡系島郡有漢高祖宮中日民族之同一血統，於此可證。

大阪一宿

橿原考察完畢，乘火車到大阪，下宿於大阪國際酒店，即與水原清江教授通電話，告知余等行狀，約半小時，水原教授蒞訪，相見甚歡。余在香港起程前曾函告十九日晚



佐賀金立山之金立神社（徐福祠）



銘門有刻坊牌之神社立金

可飛抵大阪晤面，因廿日下午二時半新宮市舉行徐福祭典，余恐時間有誤，乃兼程改乘特急快車即晚十時到達新宮，未在大阪停留，累至水原教授數度打電話到國際酒店查詢，均未見余等消息。今日一見倍覺歡欣，於是同到新阪急白樂天酒樓晚餐，餐後並到地下階散步，燈火輝煌，噴泉流水，瀑布，景緻頗佳，誰知此乃地下二三層之下，百貨公司、書店、應有盡有，不知爲地下室也。

一宿無語，在酒店中過了一夜安靜生活，明日擬乘飛機到九州，豈知飛機乘客過擠，早已無機位，乃改乘火車赴福岡，（博多）。

佐賀金立山徐福登陸碑

車抵福岡（又名博多）已是上午十一時許，直僱的士訪福岡文化館，館長引見，言該館無甚資料可供參考，惟可介紹至佐賀圖書館去，該處或有資料，並先爲電話通知，乃再僱的士至佐賀，佐賀爲日本軍港根據地，約一小時抵達佐賀縣立圖書館，該館奉仕係長福岡博接見，並早已接獲福岡文化館電話，爲即檢出有關徐福資料數冊，余謂此行重在考察，書本閱讀費時，恐未能細閱，可否將該書內容撮要，或影印寄下，彼曰可，此地不遠有金立山，豈有徐福登陸碑，並謂該

地有佐賀女子大學校長坂田力三亦在研究此道，允爲介紹。余聞此消息，立驅車前往，路頗遙遠，直至窮鄉僻壤，於農田水邊之際，幾經問道不得要領，乃停車道傍，至一小肆，飲水進食，在言談間適有市役所（市政府）農林部小職員小柳恆雄者，自稱知坂田家，自告奮勇，自駕咕甞車爲响導，果然得達目的。余等畧道來意，坂田校長彬彬有禮，自謂對徐福史跡亦有研究，惜中國方面資料不足爲憾。金立山不遠處有徐福登陸紀念碑，並出示圖片，此地有徐福祠，惟鄉人不知爲何祠，以爲一般之靈神，余（坂田自稱）爲地方上力保持古跡，已盡不少力矣，茶點後與余等步行至祠，祠頗荒涼，有如一般神社，正殿有牌坊二座，上刻銘文：

金立祠神門銘並序

是歲夏四月詢×日

藩主拾遺璚公有事於金立神祠世傳神之降而今二千年矣，於是里然鳩賞礪石修造神門屬余作銘（作銘者刻字破壞不清）

焚城之北 有山峙焉

維神一宅 星紀二千

黔黎仰止 靈應日新

天咸枯草 鼓樂求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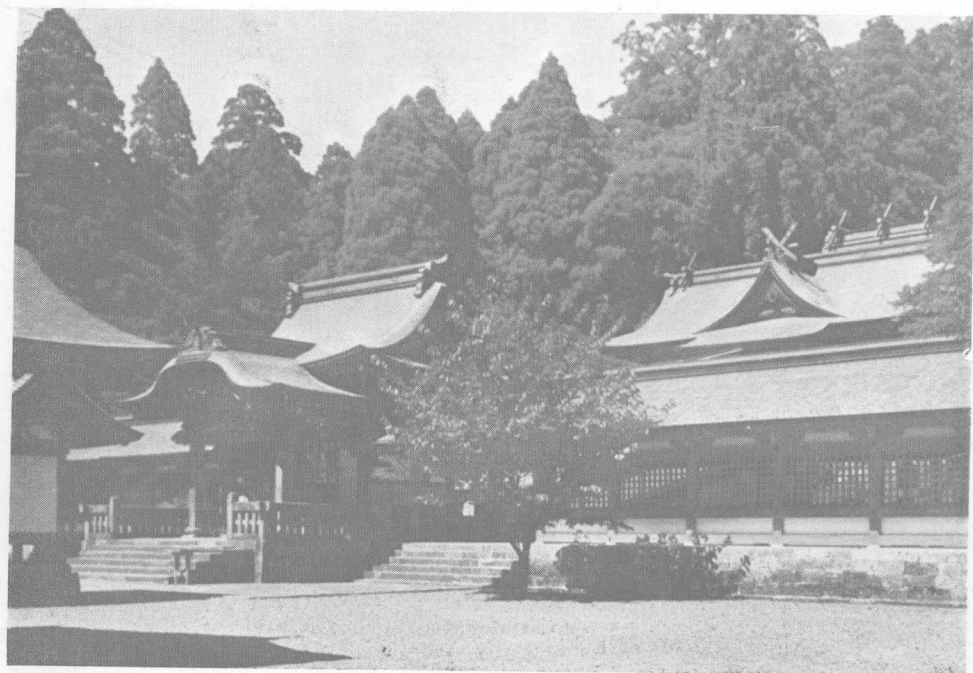
神與臨海 蛟龍盡役

雨穀如積 時和盛年

於焉有賴 爰修神門



（瞰鳥之島霧）景全峯穗千高



霧島神社

清標絕蓋

兩架雙柱（指牌坊）

堅民固基

仙禽柳巢

魅魍循趁

富矣在室

得門而入

不靈為頌

坂田校長指謂余曰自神之降二千年矣，明明是指徐福，日本人之拜徐福，把徐福當作豐穰之神，但徐福為何人，或從何處而來，那是模糊不清了。祠則有副祠，有井，有石燈籠，廣場可容千數百人，以此觀之，當年香火鼎盛，今則蕪糊失修耳。日本人之拜徐福，一如香港漁民拜天后，何時何地，何許人均不大清楚的。

辭了坂田我們去找徐福登陸紀念碑，豈知找了幾小時，海傍村邊山下也找不到，時已日暮，無意中找到一口井，乃徐福之井，為大正五年發現，在一家住宅之傍，井水已涸，似數十年無人理，井口有門，上書木牌「御手洗井戸」五字，另一木牌記其事，但墨色殘破已不可辨，此乃一酒屋主人告我也。

南下記趣

以時間匆匆，雖然登陸紀念碑未找到，惟有待返港後函坂田校長請他把影片寄來，然不若親履其地之憑吊古人也，佐賀為日本軍港所在地，當年徐福選定此地登陸，當然有遠大眼光，可惜沒找到，遺憾，遺憾。

我們從福岡坐快車南下，經過終日疲勞，無心欣賞沿途風景，在車中打起瞌睡，車過熊本名城也懶得理會，入夜十一時到達人吉市，此地有溫泉，乃下車入住，一洗溫泉，身心愉快，所住日式旅館，宿費奇昂，較之新式酒店爲貴，故其住客亦聊聊無幾。

翌晨爲九月廿二日，晨起至露台外眺，風景甚佳，球磨川歷歷在目，見有人於川中垂釣，川流甚急。早餐後收拾行裝，再乘快車，是日精神飽滿，於車上流覽風景，車漸趨高原，處處密林，風景壯麗，中午抵達霧島。

神武天皇乘天磐盾降臨之地

霧島就是高千穗峯，日本開國神話，傳說是神武天皇由此降臨，天孫族之聖城，高一千五百七十四公尺。山頂火山口數處，現在還有幾處冒出白烟，但不會爆發，有幾處已成火山口湖，湖水甚清，水有硫磺質，無魚。高處草木不生，硫磺石俯拾即是。山下森林甚密，途中赤松甚多，幹作赤色，紅綠相映甚美，壯觀如畫，余攝影數張，以便歸作畫之參考資料。

霧島神宮的「天孫」

霧島神宮祀的是天照天神瓊瓊杵尊，宮殿莊嚴，檜柏參天，大可三圍，似新修未久。此乃日本最尊之神，天孫乃從此降臨也。所謂天孫者實乃徐福當時對土人所宣稱之族名，中國之皇常曰天子，乃假設授命於天，而徐福不敢曰天子，乃言天孫，順理成章，土人對天孫必加敬畏，以利於征服統治也。

徐福何以選定高千穗峯爲根據地，並造出天孫降臨之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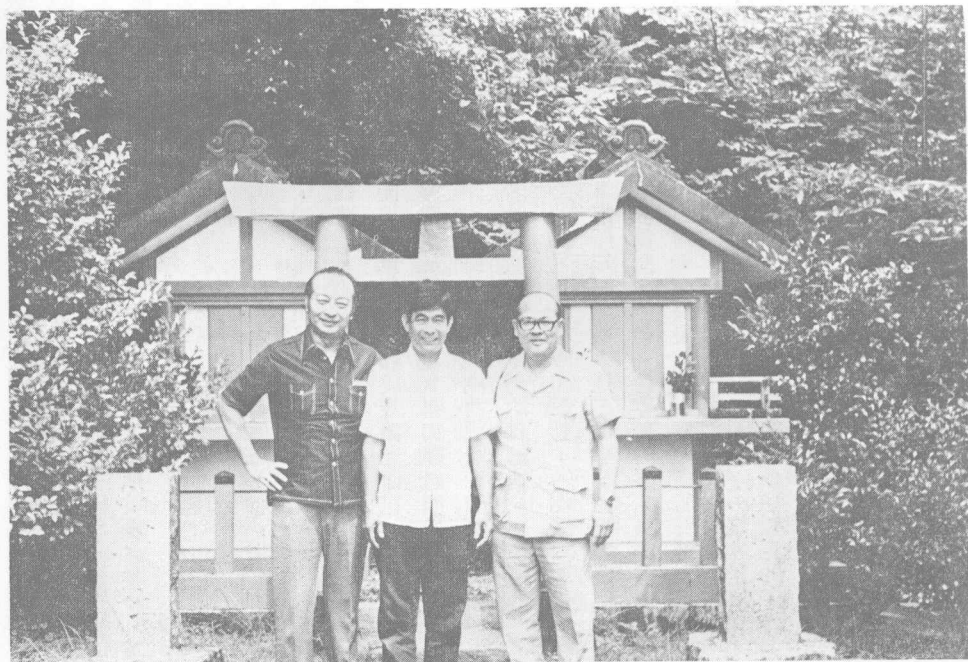
。影合贊効陳師講大港，玄田仲長會福徐本日與者作原河穗千高

話，蓋徐率領三千童男女及百工（各種技術人員）並攜備五穀，由山東琅邪出發，經高麗，利用左旋迴流地理特殊性渡過海峽，在九州登陸後向南進發，徐福集團一行不只三千人，連技術人員管理人員事務人員，又加上捕魚的弓箭射手（等於護衛人員）至少在四千人以上，其登陸地點恐不只一處，以防意外突襲，當時九州北部一定有由韓國漂流到日本的人不少，還集有不少土著，在北部訓練童男童女，一定不方便，所以一定向南移，越過熊本，走到日向來，高千穗原是最好的訓練地方，佔據了這個地方，居高臨下，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徐福是個冒險家，佔守着高千穗山是有軍事上的作用，所以選定高千穗在此訓練童男女八年之久。故此造出天孫降臨的神話為掩護。

徐福既帶去五穀，於是在霧島教人耕種，一方面訓練，千穗的名詞，明明是與禾稻有關，試問日本在二千三百年前尚在漁獵生活，那裏有禾稻，住在高千穗耕作的人當然是外來的徐福，日本人把徐福當作豐饒之神對了。那麼神武從天而降，即徐福由北方移至南部高原地帶是二而一了。當時是以神話掩飾，而現在還是有跡可尋的。

神武東征時代，童男童女長大

高山利於守，徐福在訓練童男女八年之



神倉山留影 林正席（左） 玄田仲（中） 贊効陳（右）

後，忽聞東方（指日本本州）有饒連日者，亦乘天磐盾而降，想在日本列島建國，徐福知道對他不利。所以起來東征，亦即神武東征，蓋此時之童男女均已長成壯丁矣。

徐福與神武天皇表面似無關係，但是依神話傳說乘天磐船而降者當然不是本土民族的人，當時能造大船的西方只有希臘或腓尼基，但那時西方人不會到日本來，況日本民族根本沒有西方血統，南洋一帶，那時還沒有開化。只有中國人，中國在戰國吳越已有水師，秦漢巨船當然有之，可以使用巨船遠航，一個未開化的民族見到巨船，豈不是從天而降嗎？

徐福與神武是一個人

徐福集團，是有計劃，有組織，有武器，高踞九州南部高原，外族不易侵襲他，高原土地肥沃，利於耕作，所以養精蓄銳，東征之後，一舉成功，到了樞原，奠定了大和的建國基業了。

徐福與神武根本是一個人，為何分而為二。蓋當時徐福故意隱蔽其名，而以神話出之至使後人發生誤會。其大和（大倭）精神，恥與中國同種，百年前之中國，積弱太甚，內憂外患，日人便想把徐福之歷史抹煞，如國會圖書館，將所有有關徐福之資料，一概抽去，只有書目而無內文，此其證也。

中日史家應該合作考據

此次考察，為着時間匆速，只能在大致輪廓上走馬看花，未能作深入的研究。樞原一地，資料甚豐，該地有大和歷史館，考古博物館，尚有古墳古墓幾處，可供參考的。

霧島為一神秘之山，天孫降臨地，其中必有許多遺物古跡，神社與火山口，不過表面化，如採取地下遺物，或窮鄉僻壤，人跡罕到的古墳，我相信有許多資料，我們以三小時坐汽車遊覽，那只是觀光而已。

神武東征的路綫由日向起經過瀨戶內海、廣島、四國、紀州、熊野等處，這回我們所走的路綫尚有一半未有去，或者第二次考察作我們的目的地。

歷史的考據，要拿出證據，不能閉戶著書，作臆測的工夫。二千三百年被人遺忘的事，而歪曲變作神話的事，要把它弄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決非在短期內少數人可以做到的，必須集思廣益，大家來研究，還須許多歷史專家去研究，亦非中國單方面研究，必須中日合作，一齊去研究，並且假以時日，才可完成這艱巨的工作。

日本新宮市各界代表歡 香港徐福會代表致詞

林建同

——一九七七年八月廿一日於新宮市徐園酒家——

新宮市長及新宮各界首長代表：今日覺得非常榮幸，藉着徐福祭典，得與各位見面，熊野和新宮在日本歷史上是有名的神聖地方，曾經發生過許多使人難忘的歷史。現在親臨此地，參加徐福祭典，並蒙大家熱烈歡迎隆情盛意。今晚在歡譙席上，我懇誠地將我個人的感想，向大家說，以增加彼此間的友誼。

徐福與神武天皇東征

徐福與神武，表面看來似毫無關係；但是據我們的研究，是否同是一個人，是很值得研究的。中國漢書和史記的記載徐福入海很清楚，並且說徐福得平原廣澤，王，不來。就是說徐福在海外得到新領土（平原廣澤）建起國來，不回来了。可惜日本歷史沒有記載。但是日本古事記用神話來說明日本的開國神話。說神武從天而降。它是太陽之子孫，降落在日向高千穗山峯。他東征時，經過瀬戶內海，在本州熊野登陸，建都於橿原。在他作戰的時候使用男女軍，使用樓船，使用刀劍武器。照歷史的推測：二千年三百年前，那時日本尚未開化，過着原始生活，那裏有樓船？那裏有鐵的兵器？神武當然是外來民族，在日本最近只有中國有樓船，南洋地方那時也是過着原始生活，只有

中國才有。神武是來自中國很可能。

徐福率領三千童男女，帶了五穀和百工由東山鄉邪出發，到了韓國，利用左旋回流的特殊地理關係，渡過了海峽，到了九州北部登陸，其後向南部遷移至日向。換句話說徐福到了日向，高千穗訓練三千童男女八年，變成三千壯丁了。

神武東征使用男女軍，使用樓船，使用刀劍，那是中國帶來的，神武戰事由熊野登陸，直到橿原建國，稱為磐余彥尊。其後才證神武天皇，為此推論可能神武就是徐福，故事歷史是很巧合的。

徐福為何隱瞞姓名

徐福是齊人，為了逃出暴秦掌握，乃騙取秦始皇三千童男女及百工五穀，到海外建國，故不敢說出是秦人，恐怕秦始皇派兵捉他回去。其次，對土人故意隱瞞其姓名來歷，故玄其說，是從天而降的天孫族，乘天磐盾從天而降，土人就有所畏懼，及易於征服。徐福是個術士，當然懂得運用神話，使後人莫明其妙，不知徐福真相。雖然如此，但神武與徐福在年代，地理，故事都很巧合。是否是二而一，經過二千餘年湮沒與脫節，那時沒有歷史記載，單

傳說，故此事實歪曲了，徐福變成神仙故事，神武變成神話。如何使真相大白，則有待吾人之探討與研究了。

我們考察觀光的路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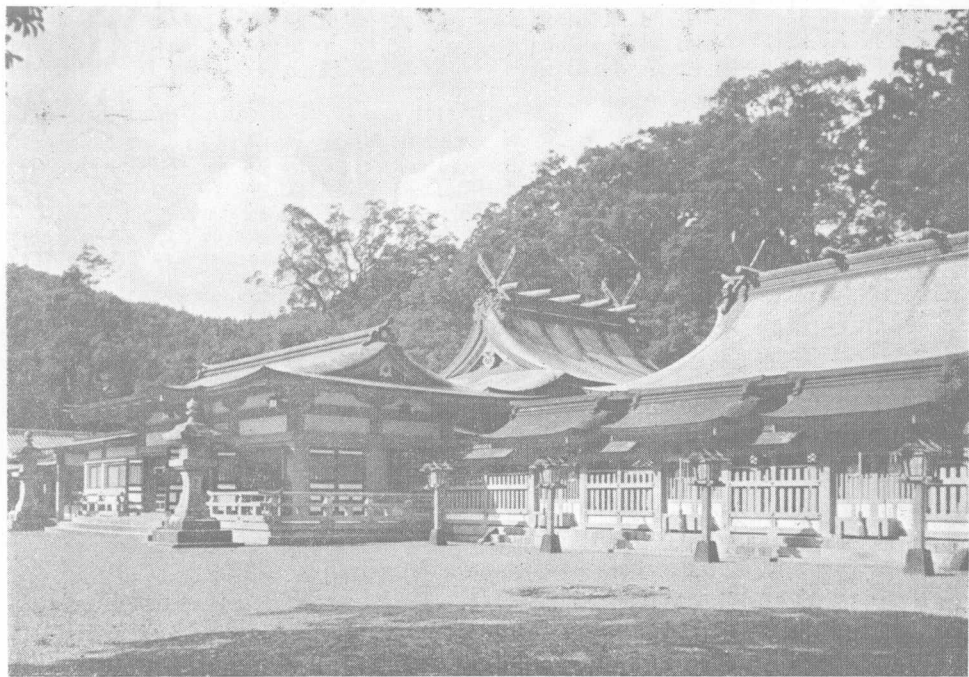
我們參加徐福祭典後，將要到神原去訪問，神原是日本建國根據地，也是大和民族的發祥地。有神武天皇御陵，有飛鳥時代許多遺跡，是耶馬臺古國的根據地，我們將到此地憑吊與訪問的。

完了之後，我們由大阪乘快車赴（或飛機）到九州去。福岡與佐賀古跡很多接近中國大陸，可能有徐福登陸遺跡。再南下到日向高千穗峯，海拔一千五百七十四公尺，現在叫它做霧島，是神武天皇的降臨地，也是徐福當年的訓練三千童男女的地方。

亦是在此地與出雲族女子告平津媛爲妃。那裏很多神話，古事記，和日本紀都有記載。我們要到此裏去，希望諸位給予我們的指導與協助，那是十二分感激與盼望的。此行對徐福的史蹟考察一定有新的資料。

中日人民是一家

中日兩民族血統很接近，大和民的主要成份，是天孫族與出雲族。這兩族可能來自中國大陸與朝鮮，原有的民族很少。今日已退居北海道一帶，其餘的民族是少之又少了。



新宮市之速玉神社



念 紀 樹 植 前 墓 徐 在 者 作

。歷代的智識階層，和執政者都是天孫族與出雲族。秦漢時代有許多入爲了政治問題，從中國逃到日本，那些歸化人，應神天皇時代之弓月君，自稱秦始皇十三世孫，率領一百二十餘縣人民赴日，至雄略天皇時，人口超過一萬八千六百餘人。日本人稱之爲秦人。另一批是漢人在應神天皇二十年由阿智王及子率領十七縣民赴日，自稱爲靈帝的三世孫，日本人稱之爲六。在欽明天皇時增至七千餘人。以說：中日民族血統很接近，是爲種同文，倍加親切。一定要和睦，不要像過去發生的戰。

我記得：前年新宮市，自長年秦雄訪港時曾說過「中日是兄弟之邦？簡直是骨肉關係！」此話甚善。吾人當循我們友誼的關係。今日很愉快，大家隆情盛意之下，敬大家一祝，祝大家健康！

日本新宮市各界代表歡譙 香港徐福會訪問團致詞

林建同

一九七六年八月廿一日，香港徐福會組團前往日本和歌山縣，新宮市訪問，參加徐福祭典。是晚：新宮市各界代表歡宴該團全體同人，由市長賴古潔致歡迎詞；林氏以團長身份代表致詞。

——編者識——

一、訪問原因與感謝

遠在三年前，我曾經從東京到名古屋，再到新宮訪尋徐福之墓。那時，只是我自己一個人。我回港作實地報告，在華僑日報報導出來，說「秦徐福之墓在日本新宮市」。一般人覺得很新奇，又有些以為是謠話，徐福不是入海求仙嗎、還有他的墳墓？紛紛引起香港人注意。有國際聯青社，及香港徐氏宗親會請我去演講。我拿出照片給他們看，又有墓碑的拓本。他們都相信了。我並且說：「徐福到日本是移民、建國，不是求仙藥」。於是有一九七四年香港各界訪日本新宮市，觀光徐福節，參加徐福祭典之舉。去年（一九七五）也組團參加。今年也來，已進入第三年了，都蒙新宮市各界，和市長，盛大歡迎，隆情款待。

。本人謹代表香港徐福會，及訪問團同人表示十二萬分謝意。

我們感到愉快與興奮，美酒佳釀陳列在我們面前，市長的盛情更為感謝！

二、中日兩國是同文同種

今天是由中日兩國人士叙首一堂，表面上是兩個國家的人；其實，是同文同種。如果大家不說話，光從外表來看，有誰能分辨出日本人與中國人？因為過去有血統的關係。我們彼此同是使用中國文字（日本稱漢字），又是同一文化系統。譬如儒家道德觀念，美術思想等，大家都是相去不遠。雖然由於地理上造成的風俗習慣微有不同；但大體相同。就是說同文同種了。我現在說親切一點，我到此

地，如同到了我的家鄉，你們到中國去，恐亦有同感。大家好像一家人，可以說中日一家。

三、徐福與中日歷史

今次同人是爲了觀光徐福節，參加徐福祭典而來。徐福與中日文化歷史的關係很深，徐福的故事，遠遠記載在中國最有名的史書「司馬遷的史記」上。我想新宮市人士都知道。只是徐福到現在已是二千三百多年了，徐福死後日本沒有文字記載；五百年後才有文字。在這一段長的期間，只靠傳說，難免失實，以致歷史記載中斷了。所以一般人對徐福的歷史故事，起了懷疑。那是十分遺憾的。

歐美人士，不信在二千年前徐福可以渡過日本海峽；但是現在研究地理的人，知道日本海有左旋回流的作用。寒流由庫頁島北海道而下，暖流由太平洋流入日本海峽，由朝鮮北流而上，形成左旋回流之勢，水流自然由朝鮮到日本的。明治年間，日本海軍部，曾經作過投瓶測驗。結果有百分之七十流到九州北部。徐福就應用左旋回流之理，渡過這海峽的。

其次，是日本向來以神代開國論，現在研究歷史的必定要拿出證據來，不能用神話作爲開國的說法。日本古代史在它的原始繩文時代，一躍而爲彌生時代。就歷史學上說，由繩文時代，進入彌生時代，至少要一千多年。可是日本史的例外了，當然有外來民族文化影响才有可能。又日本古代歷史遺物，大部是秦漢時遺物，這不是說明徐福

帶來了中國文化，啓化了當年的原始生活嗎？日本之有耕作、捕鯨、造紙（日本有徐福紙）都是徐福帶去的。新宮人士都知道。

我們研究徐福，又想起神武天皇東征的故事，爲什麼徐福登陸地點與神武東征巧合呢？我們以爲徐福入海建國的可能性，神武與徐福是否一人？這是我們歷史研究所得，到底是否史實，我們不能如此武斷；還要作深入的研究，考據，才可證明。我們佩服新宮徐福會會長仲田玄的說法：「徐福之建國及其思想」一文，他所揭發的高深理論，和見解。願大家本着這種精神和縝索去研究。香港徐福會新編印的「徐福與日本」一書，已攜來分贈各位代表，也是代表我們研究方向與目的。希大家多多指教。

四、未來的希望

今天我們訪問新宮市，參加徐福祭典，也可說是一種親善使節，國民外交。我們沒有任何政治性，純以友誼至上，希望我們更親善，前年新宮市長谷泰雄訪港，他發表演說：「中日兩國何止兄弟之邦？簡直是骨肉之親」。諸位想想：骨肉的關係如何？沒有骨，那裏有肉？沒有肉，那便成枯骨了，不能了。中日的關係，過去曾發生過戰爭。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已過去了。中日戰爭的慘痛，已過去了，不必再提；惟有兩國人民之友誼永遠存在。希望兩國人民友誼關係加強，友誼萬歲。徐福精神萬歲，徐福精神永遠存在。最後祝大家健康與快樂。——大家乾杯——